



碧水丹山

□陈琴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武夷山就有“碧水丹山”的美誉了。这四字赞誉出自南朝才子江淹之手。

江淹何许人也?成语故事“梦笔生花”“江郎才尽”的主人公也。

江淹,字文通,南朝政治家、文学家。他自幼聪慧,六岁能诗,年少时就以才气扬名,有《恨赋》《别赋》及诗歌等流传至今。《别赋》中的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勾起多少别离的伤感,也让人不禁想起那些别离的诗篇。

公元474年,江淹到建安郡吴兴县(今浦城县)当县令,在任三年。三年间,江淹不止一次游历邻近的武夷山。大王峰的气势、玉女峰的秀美、鹰嘴岩的神奇……武夷山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武夷山的九曲溪水瀑布深潭,在江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临九曲,登天游,写文作赋,抒发情怀。

江淹年少有才,即便历经人世沧桑、宦海沉浮,游览武夷山时文思仍未枯竭,留下了“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的八字赞誉。

江淹赞美武夷山灵秀的风景:“地在东南舛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人的一生命称得上“至爱”的地方有几个呢?武夷山是江淹的至爱,一个“至”字包含了多少的情感啊!正因为“至爱”才“不觉行路之远”。浦城到武夷山,现在来说并不远,可是在一千多年前,一百多公里水陆兼程,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见他对武夷山的钟爱。江淹有幸,他在浦城当县令期间,有武夷山水抚慰心灵。武夷有幸,它在一千多年前迎来了江淹,这一位辞赋家、诗人,为它留下了“碧水丹山”。

在武夷山一曲溪水北光石的东南方向有一方“碧水丹山”的石刻,可惜落款人名已蚀。石刻幅面270×80厘米,大字60×53厘米,小字14×12厘米,距离地面的高度720厘米。“碧水丹山”四个字竖排,左上角竖排四个小字“大明建文”,下面模糊,佚数十字,甚是遗憾。

“碧水丹山”石刻是一幅赞景石刻,精确凝练地写出了武夷山水的特征。

武夷山的水是碧绿的,九曲溪满溪碧绿,如同仙

境。它的水来自森林茂密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奔流出优美的曲线,像一条绿色的飘带,在武夷山诸峰中蜿蜒。从星村坐竹筏沿着九曲溪水漂流,两岸青山美得令人惊叹。竹筏来到水深之处,人和竹筏就像飘在一面碧绿的镜子之上,顿时像进入了天空之境,思绪就随着竹筏飘得很远很远。水宽之处,这绿色铺展开来,又像是明亮的绿色大缎面,给人满心的欢喜。天空偶尔有云朵,太阳的光线透过云朵洒下,绿色的缎面上就像绣着几朵银灰色的花朵,质地是那样的温润。武夷山的水就这样招引着我们,让人心灵纯净,心境空灵。

武夷山的山是红色的,丹山,指的是武夷山的山体特征,称“丹霞地貌”。地壳运动,山峰隆起,河谷下陷,地热氧化……大自然神奇的大手笔钟情于此,亿万年间的变化,给了武夷山的山峰以红褐色的砂砾岩层,形成了堡垒状的山峰和峰丛。这些山峰经过多年的表层氧化,有的又披上了一层赭黑色,更显厚重。登上天游观武夷山诸峰,自与别处不同,千丘万壑植被茂密,绿色的山林和红色的山体相辉映,青山骨梗中自有妩媚,绚丽多彩。明代诗人叶向高《雨中游武夷二首》有“群峰朵朵吐青莲”一句,这是何等的美丽,更何况这群峰是赤丹之色。

丹山万古,碧水长流。碧水丹山的武夷,山峰千姿百态,溪水妩媚蜿蜒,是大自然的大手笔。

“碧水丹山”石刻在九曲溪的岸边,看它可以选三条线路。

第一条是从大王峰下的武夷宫开始,过万春园,沿着九曲溪水往里走,过了止止庵,往河边几十米就到了。这是一条以玉女峰为背景拍照的绝佳线路。清晨薄雾升起,临水而立的玉女峰在朦胧中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婚纱,是一位明眸皓齿的新娘。夕阳西下,九曲溪粼粼波光上,玉女峰又是一位温柔妩媚的少女。你会想到朱子《九曲棹歌之二》中的“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的诗句。来到水光岩,一边是布满石刻的巨大岩石,一边是潺潺碧绿的九曲溪水,对岸是婀娜翠竹,竹筏在眼前漂过,中国画中的意境,美极了!欣赏完风景后,就可以静下心来来看石刻了。

第二条是水路,乘着竹筏从星村镇出发,由九曲向

一曲,一路好山好水好景致,人在竹筏上,两岸是画廊,每一曲每一折展开一幅青绿画卷,到了一曲,有一块巨岩临溪而立,高有数丈,朝晖和夕照,把水光映射在岩石之上,故名“水光石”。“碧水丹山”石刻就在水光石上。当你把目光投向玉女峰和大王峰后,不妨看一看水光石上的石刻吧。

第三条是走到河的对岸。从武夷宫出发,过桥来到岩茶村公交站,沿着向玉女峰的方向走两百米左右,有一块石碑上有文字“水光古渡”。沿着碑旁的石台阶往下走,这是看水光岩全景的最佳位置,对岸的高大的水光岩尽收眼中,像古代出征前的练兵台。寻到一处平坦之地,坐下,可以远距离欣赏水光岩石上的石刻了。

“碧水丹山”石刻和“一曲”“水光”“修身为本”“名川大山”“山水奇观”“引人入胜”等内容不同、情趣各异的三十余方摩崖石刻在水光石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摩崖石刻群。这些摩崖石刻,经历千年风霜雨雪,给秀丽的武夷山增添了丰厚的人文底蕴,闪烁着先人的智慧和哲思,他们对山水的吟咏,给了后人永恒的历史记忆。无数游人曾驻足于石刻前,在或清晰或模糊的字句间,寻觅石刻的故事,思索石刻的含义,感悟山水的精髓……站在石刻前,面对一川碧水,林立群峰,内心涌起无限感慨,武夷山,不愧为双世遗!

“武夷山水天下无,层叠叠峰皆图画”。武夷山,水之碧,山之丹。山绕着水,水护着山。碧水丹山,相依相恋,构成一幅人间最美丽、最生动的画卷。来到武夷山,可登山,可戏水,人在山水之间,可以感受到无穷的情趣和意趣。因此,久负盛名的武夷山,吸引了历代名人为它篆刻了许多摩崖石刻。

日月更迭,春秋代序。江淹何曾想到,他为挚爱的武夷山下下的“碧水丹山”经后世不断地传颂,已经成为了武夷山的代称。而在水光石上篆刻“碧水丹山”之先人何曾想到,他的题刻和诸多题刻已经成为武夷山宝贵的文化遗存。

武夷山的一汪汪碧水,一座座丹崖,让人回首,让人留恋。



武夷山诗会

等我老了

□许青坪

不觉间我即将老去
我明白 少年时想要驯服的夏天
不过是曾经的一次蜕皮
蝉壳留在那里
证明我曾与盛夏对峙过一瞬

我承认
壮年的火把并非照亮前程
只是把自己融入十字路口
等待中年这把薄刃
切断年轻
也试图切断一截烟灰

等我老了
等我把女儿读到
她能读懂
影子藏在屋檐下
并非为了遮蔽
只是证明光曾经路过此地
每一颗坠落的星辰
都值得被一双老手接住
然后放回夜空

我把自己躺成时光尚未寄出的信
风替我拼写那些零落的语句
如果她需要天空
我就还原成云 收回所有形状
如果她只需要一盏灯
我就坐在地址的尽头
看她从容走进更深的夜

听夏(外一首)

□叶江南

夏天,要用心去听,听不懂
我来翻译——
蝉的歌声嘹亮,它喜欢激情的伴奏
烈日当空,酷暑难耐
演唱便有着上佳的表现
青蛙喜欢在夜色中朗诵幸福和美好
——它的朗诵,抑扬顿挫
咕咕——呱呱——咕呱——咕呱——

荷花的爱情就这样降临
水中的芙蓉,暮色下的仙子

月亮不说话,但是这个夜晚
谁都知道
那月色下的清冷,全是她
思念后无尽地回味

月光清凉

月光清凉,发出银器的声响
落满水面,一些碎意荡漾

月光清凉,村子里的犬吠声
谁家孩子的啼哭?
让沉睡的梦,有一丝光亮

月光清凉,村路曲折方向
三角梅沿着春天的脚步
渐次开放,那暗香,那芬芳

白月光,白月光
混合着泥土温暖的气息
让寂寥的人,静静地,泪洒两行



被苏轼“次韵”的北宋名将

□江斐斌

知道章质夫这个名字,是因为读了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词苏轼创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表面咏杨花,实则借杨花飘零之态寄托自身贬谪黄州后的身世之感与幽怨心境,实现了“物我合一”,因此读来满口生香。于是我顺着题注去翻章质夫的原作,才发现这位被苏轼“次韵”的章质夫,竟是一位多谋善战的北宋名将。

章质夫名燾,字质夫,福建浦城人。这次到闽北寻踪,虽未发现章质夫的专属遗迹,但从章氏宗族文化遗址却获得了有关他的比较真实的资料。

章质夫出身官宦世家,叔父章得象官拜宰相,堂弟章惇更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章质夫不是靠门荫日子的人。宋英宗治平二年,他进士及第,从此踏上仕途。他的一生前期沉浮地方锤炼实务,中期入朝熟悉庙堂规则,晚年以文臣身份立盖世武功,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进入中央决策层,负责协助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章质夫早年曾在华亭县(今属上海)担任盐监长达十年,因喜欢这个地方,便建“思堂”,苏轼作《思堂记》。这里因章质夫在此筑堰安家而得名,称“金章堰”,现为历史古村落。然而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宋史·章燾传》,是在西北边境的战场。

宋哲宗时期,西夏屡屡犯边,章质夫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提出“以战为守,扼守要害之处,逐步蚕食西夏疆土”的策略。他不是坐在帅帐里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

亲自跃马疆场,屡次击退西夏入侵。元符元年,他指挥葫芦河川之战,三战三捷。宋徽宗曾称赞他“才兼文武,学富古今”。这八个字,放在章质夫身上,不是客套话。

这样一个在战场上令西夏人闻风丧胆的武将,偏偏写得一手好词。

元丰四年,章质夫作《水龙吟·杨花》:“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絮。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那杨花在他笔下是活的——“轻飞乱舞”是春日里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童,“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又是何等灵动的姿态。一个镇守边关、手握重兵的将军,竟有如此纤细的观察与柔软的笔触。这大约便是“文武双全”最动人的注脚:既能提刀杀敌,也能拈笔写心。

苏轼读到这首词,大为赞叹,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写道:“您的柳花词妙绝,让人没法再措词了。”但他本不敢继续作,终究还是忍不住和了一首,就是这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信中还特意叮嘱章质夫:“亦告不示人。”意思是这首词别给别人看。大约是因为“乌台诗案”的阴影未散,苏轼心有余悸吧。

可章质夫哪里忍得住?他慧眼识珠,赞赏不已,也顾不得苏东坡的特意相告,便送给朋友欣赏。于是这首词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宋词中的千古绝唱。

后人论及这两首《水龙吟》,几乎一边倒地推崇苏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意思是苏轼的和词好像是原创,而章质夫的原作反倒显得像和

韵。这话公允吗?公允。残酷吗?也残酷。

章质夫的《水龙吟》何尝不好?“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一句,后世推崇备至。只是苏轼太耀眼了,耀眼到让同台的人黯然失色。人们读苏轼的《水龙吟》,知道题目里有个“章质夫”,却很少真正去翻章质夫的原词。甚至有人以为,章质夫不过是个幸运的和被和韵者,沾了苏轼的光才被记住。

可真相恰恰相反,是章质夫先写了那首杨花词,是苏轼由衷赞叹“妙绝”才提笔相和,是章质夫不顾叮嘱主动传播才让苏轼的词得以传世。没有章质夫的原唱,就没有苏轼的次韵;没有章质夫的慷慨分享,那首“似花还似非花”或许就锁在某个箱篋里,不为人知。

文学的名气有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苏轼的光芒太盛,照得章质夫的身影模糊了。可你若拨开那层光晕仔细看,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章质夫:他曾是福建浦城走出来的读书人,文采风流;他曾与苏轼诗酒过从,是彼此敬重的挚友;他曾在西北边陲纵马驰骋,修筑工事,击退敌寇。他的词里藏着武将的柔情,他的战功里映着文人的肝胆。

如今杨花年年飘坠,战鼓声早已远去。章质夫的名字在文学史里,多半作为苏轼词中的一个注脚出现。但我觉得,每一个读到“似花还似非花”的人,都该记得那位写下“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的将军。他不是苏轼的影子,他是章质夫,一个让苏轼都忍不住“点赞”的词人。

词的力量很大,大到一个武将的名字因一首词而被记住;但词的力量也很小,小到那个真正的、完整的章质夫,依然沉在历史的缝隙里,等一个有心人去打捞。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

